

# 見觀察

THE OBSERVER



編主平安備

期八十第

卷五第

## 孫內閣的五大徬徨

王渡之

十一月廿六日蔣總統於中政會席上授命孫科組閣，以五分鐘時速破院長「提名」紀錄後，立法院跟着於廿七日又以四十五分鐘時速破「同意」紀錄，足徵「天與人歸」，衆議僉同。然而，——一個大大的然而，直到記者執筆時止，我們新內閣的閣員名單，連影子都未曾看到。真是只聞扶梯響，不見人上來。這不需「美援」購買的光陰，已在新相國步履艱難的足下來，倏然溜過了廿二天。回想當初提名與投票的沉重緊張的場面，實在有點大可不必了。於今尚有優裕的時間，讓我們呼吸些閒散輕鬆的空氣，我們的新相國做個圍棋賭勝的謝安，見危受命。誰不覺得可貴；而受任離京，尋醫渡瀆，這也可算難能。一緊一鬆，時冷時熱的當中，我們看出了孫內閣的徬徨，——五大徬徨。

孫相國不是強調要組織「戰鬥內閣」嗎？所謂戰鬥內閣，即戰時體制內閣之謂，即是戰時內閣。不過戰時內閣的組織，是要以和戰決策為其前提的。和戰的班底，戰要戰的角色。和戰未定，是難於物色人選的。最近一連串的喪師失地，打得官無鬥志，士有降心，第二線的預備兵團都來不及建立，要戰，又如何戰？誰來戰呢？戰若不行，那只得談和了。但和談之門，屢扣不開，而富有和談經驗的馬歇爾將軍恰於此時病入醫院，想是沒有精神再來七上廬山，八上廬山的了。除開此老以外，更有誰夠資格來任和平大使呢？而在另一方面，正挾其戰勝餘威，個個銜枚疾走，看態勢是要準備一直打下去的。蔣總統亦曾有「打到一兵一卒也要戰亂到底」的宣言；截至目前為止，他尚無放棄「戡亂」政策的表示，也不自動的表示放棄。試問在朝表哀諸公，有誰敢扣馬一諫，說出半個不字來呢？所以一切的一切，只好聽命無譁了。戰既凄苦，和又渺茫，這是孫內閣在和戰間的徬徨。

### 一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我們不是已將「戡亂動員是國際反共產主義侵略的一環」，解釋給我們西方的友邦聽過了嗎？我們不是除了顧大使的折衝樽俎以外又偏勞了蔣夫人偕同宋世明將軍飛美越重洋去呼籲美援了嗎？依國傳統的外交思想的看法，當遠東均勢或優勢被打破時，它應該不待請求便會披髮纓冠拔刀相助的。但這回杜馬二君却高高地、遠遠地坐在華盛頓的「黃鸝樓上」，淡淡地、冷冷地望着我們，在太平洋對岸翻朋友的船。孫相國雖一再說明自己「曾受過深刻的美國教育」，似乎也還未能對白宮稍增一點溫暖。外國人的葫蘆裏到底裝

的什麼藥，孫相國煞費猜疑了。轉個念頭，想起當年在武漢和鮑羅姆的往還，在重慶組織中蘇文化協會的歷史，對於蘇聯的關係，也還不能說全無一點友誼的存在。民族無私怨，外交是現實的權衡。況且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墨跡猶新，這正是打開中蘇僵局的一座現成的橋樑。「親仁善鄰」，古有明訓，循此漸進，自求多福，何必一定要去苦求「西方二聖」的杜馬呢？左顧右盼，這是孫內閣在美蘇間的徬徨。

### 二

孫相國拜命之初，即標榜一個奇特的「舉黨一致內閣」的名辭。試思，既「舉黨」矣，有何不能一致之處！這裏暫不去管它。然其不同於習聞的「舉國一致內閣」，是不難想見的。筆者想有兩點要義，就此敷陳一下。立法委員吳鐵城奉命召集的起草戰時內閣體制會議所決定的三項綱領：（一）仿英國戰時內閣體制，除院長外設置 Captain 一人，并指定重要部會長官或不管部委員五至七人，成立最高會議輔佐院長，總攬戰時行政大權；（二）加強中央政治會議的組織，由立法院選出委員參加，為戰時最高決策機關；（三）加強黨團活動。

關於第三項，筆者不願有所論列。至第一項所指英國戰時內閣體制的問題必須有兩個角色，是不能缺少一個的。首先要有個持其大體不負責任的英皇，并要有個公忠謀國全民信服的邱吉爾。今日中國適正缺乏這種人才。總統依「憲法」是不負責任行政責任的，但蔣總統在軍事上，不但超越行政院、國防部、而指揮參謀總長，并且超越「剿總」、兵團司令等而直接指揮到軍或師。在政治上，那一省的主席廳委或行政專員不要蔣總統條諭簡派？那一次物價較大的調整，不要先行報告蔣總統核可，而就有胆量便宣行事呢？這些政治習慣形成了今日的習慣政治。「行憲」以前如此，「行憲」以後仍是如此。這習慣不打破，責任內閣也好，戰時體制也好，還不是一樣藥物，兩個藥方嗎？

關於第二項，恐怕在朝諸公忘記了大大的一件事。現在是「行憲」，不是「訓政」了。「訓政」是一黨專政，所以中央政治會議乃是最高決策機關。「行憲」是「選政於民」，所以立法院是當前的最高決策機關。內閣是政府機關，不是黨務機關。中央政治會議是黨的機關，不是政府機關。它怎樣能作成有效的最高決策呢？從另一方面看，這是政府削弱立法院權力的一種安排，只要揭舉「戰時內閣」的旗幟，這塊民主政治的招牌，便等於貼上一張紙條，暫予封存以備他日之用了。繼續施行政黨政治，抑或恢復一黨專政？這是孫內閣在黨政間的徬徨。

觀察  
通信  
人像(文藝)

孫內閣的五大徬徨  
一八四八·一九四八  
歷史的兩個轉捩點  
美蘇關係的現在和將來  
外論選譯

中國的危機及其將來  
平津短兵相接·京滬  
山匪欲來  
蘇北軍事的變化  
撲朔迷離的太原戰局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讀者投寄  
觀察讀者投寄  
范泉

拉鐵摩爾  
嚴仁廉  
蔣學模  
王渡之

### 四

前面所稱「舉黨一致內閣」的另一涵義，還有包括全黨各派，全國各省的兩種解釋。就國民黨中央派系上說，是想邀請系，政學系，復興CC系，巨頭入閣，大家合作，共數其咎。但治世重文，亂世尚武；中央派系不輸力量大小總是縱橫捭闔有餘，扶危靖難不足。所以，又想到擴大政府基礎，要邀請擁有地方力量的各省，各派代表人物入閣。用「開放中央政權」的手段來激勵強藩重鎮共起「勤王」之師，這也不失為黨務之急的要着。如華北集團的傅作義，太原集團的閻錫山，西北集團的四馬，川康集團的鄧錫，廣西集團的李白等等，均有指派代表參加新閣的資格。近來立監兩院委員之帶濃厚地方色彩者，接觸頻繁，便是這個決策做了原動力。到底將來那些人逐得乘鹿，筆者不便明言。但是地方力量，強弱互易，孫內閣怎能都如人意，盡起魚鹽販築之士以共挽危難呢？中央要津有限，各方人物尚多，甲推乙排，如何應付？這是孫內閣派系間的徬徨。

### 五

行政院一時找不到全班角色，只好暫緩開閣，這且不提。但孫相國原兼立法院長，至今並不辭職，這却令人尋味了。依常理推斷，立法委員是不能兼任行政官吏的。但孫相國既任天字第一號的政務官，自然不能兼任立法委員了。立法院於十一月廿七日投過同意票後，孫委員的立法責任即告解除；但必須經過一度形式上的辭職，方為合法合理。因為此中尚有立法委員或行政院長擇一辭職的自由。不過，依「憲法」第六十六條，

立法院長辭職並無時限的規定。孫院長是「最懂得」憲法的，不辭職而多拖一年半載，也可不負違憲的責任的。可是立法院長一職虛位已久，多苦了委員們的角逐。這却是一大遺憾。因此，筆者不禁聯想到當年漢朝的徐孺子一走，陳蕃便將臥榻高懸以待來日一段故事來，正可與這次孫相國的行徑媲美。

今年四月孫科委員為了競選副總統不是也曾辭過立法委員，以示堅決嗎？後來競選失敗，中政會不批准孫委員的辭職，所以又回到立法院長的寶座了。這回，却就蹊蹺多了。只要一辭章一朝入，「批准」便會夕下，甚至同樣可能以四十五分鐘的時速改選新院長的。所以，這回孫委員就不能不慎重了。前面所講的孫相國的重重難關，不像一為長者折枝」之易，倒有點像「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難。萬一組閣流產行政院長做不成時，那末，駕輕車而就熟道，孫先生再回到立法院去是較為穩當的。惜乎「憲法」對於「院長可以兼任」的一點上，沒有明文規定，這很像是一個難以彌補的缺憾。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孫院長究竟如何抉擇，何去何從？這正是孫內閣在魚熊間的徬徨。

孫院長有了這五大徬徨，難怪他既須驗血，又要割瘤，病了又病，延之又延，入京組閣，越趨不前了。現在雖已入京，閣員名單，依然難產，所謂戰時責任內閣者，開始便不負責任了。

話再說回來，孫相國縱能託庇乃父，國父中山先生之廢，并藉「元首的德威」，竭其智慮，勞其心思，以拉攏到所謂「巨頭」般閣員，把這苦難的內閣勉強組成；然而，其國策如何抉擇，和戰關鍵，如何掌握，前線軍事如何招架，後方政經如何肆應，恐將更使孫先生搔首踟躕，繞室徬徨的。

(十二月十九日)

# 一八四八·一九四八

## ——歷史的兩個轉捩點

嚴仁賡

歲暮天寒，一九四八年即將告終。一九四八年頗不是一個平凡之年：無論國內、國外、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都會有值得大書特書的事件可為追述。這一年，兩大壁壘界限更見鮮明了，鐵幕下垂，東西絕隔。冷戰雖然時時弛，但在這一年中間却只有間歇的停止，戰線且愈拉愈長，從西歐一直戰到遠東。東方在這一年裏不僅有冷戰的交綫，且又加上熱戰。一年之中，更是愈打愈兇猛，遍地硝煙，幾乎已找不到一方乾淨地帶。一方面，馬歇爾計劃開始實施，北大西洋公約由磋商而具體；政治、經濟、軍事，三管齊下，咄咄逼人。對方倒也未嘗示弱，它有東歐集團、莫洛托夫計劃、和共產黨情報局彼此互為呼應，與之針鋒相對，各有千秋。倒是苦透了夾在中間的人們。趕上今年是美國大選之年，她的對外政策和國內競選竟又搭上緊密關係。為了競選，諸如審奸捉妖一類的事竟可以鬧得滿國風雨；且不惜和對方抓破顏面，公開的對罵，在外交上這也是空前的。記得在珍珠港事變發生頃刻之前，美國國內雖也迫緝德日的敵艦，却尚絕未

如今日之絲毫留情面的硬幹，怎不令人胆寒。這一年，英國和她殖民地之間的關係裂痕擴大，欲收攜已感乏力，大英帝國形將解體。尤其在亞洲各地，普遍的已燃起爭取政治獨立的火光。舊日帝國主義者相繼沒落，新興的帝國主義者又一一在製造與蕙生。整個世界是在一個大動亂的局面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戰閉幕，人們本最需要的是將息與養創，不幸舉首四望，却又是滿目瘡痍。大多數的人民仍然生活在流離逃散飢寒悲慘的環境中，不見改善，而且每况愈下。雖然遠隔重洋在新大陸上居住的人們正過着登峯造極空前繁榮的生活，雖然她的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今歲又創出史無前例的高峯，然而恐慌失業的陰影和恐懼，則亦與時俱增。在世界的每個角落，舊有的秩序不能維持，新興的秩序尚未建立；以至局面混沌，思想亂。正像是一個大災大難之年。

距今以前剛好百年的一八四八年也不會是一個十分平凡之年。這一年，歐洲各國多

數也是在戰爭與混亂中渡過。是年發生於法國的革命曾掀起全歐各地的振盪不安，德丹戰爭亦開始於這一年頭。歐陸上起自西南的西班牙以迄東北的波蘭，不是對外有戰爭，就是國內有糾紛，幾乎無一處倖免。大陸情形如此，隔海的英國，這一年也是在驚風駭浪中渡過的。在當時，相互衝突的兩個意識形態，一個是以法國為中心的自由主義思想，另一個乃是以帝俄為中心的保守勢力，相互間演成一個自由與專制的鬭爭，儼如兩個壁壘。新大陸上的美國，在這一年裏結束她對墨西哥的戰爭，爭得沿海西岸加里佛尼亞和新墨西哥二州的全部土地，結束了她西極疆土角逐的爭奪戰，完成建國的基礎和她的四十八州的完整領土。亞洲各國被迫的和歐西各國打開了關係，帝國主義者正為爭奪殖民地展開了征服戰爭以及彼此之間的戰爭。鴉片戰爭之後，列強復對中國開始蠶食。在世界每個角落裏，舊的秩序已經被打破，人類正在為社會的紛擾尋找出路。社會擾攘不安，人民充滿不滿的情緒。對於當前感到失望；對於未來世界和前途，懷有恐懼。意見紛歧，主張各異。其情形與百年以後的一九四八年多甚彷彿。

再從經濟的大事上講去，一八四八年也不是一個平凡的年度。繼產業革命之後，一八四八年開始第二個經濟現象中盛衰大循環的起點。鐵路正在開始大量興建。雖在十八世紀鐵軌已代木軌，十九世紀初年機車亦已代替馬車，但是起初機車速度不及馬車，未能推廣。迨至幾度改良之後，火車方轉露頭角。所以無論在英、美、德、法各國，大規模的興建鐵路還都是一八四〇年以後之事。此時開始，經濟界進入一個所謂「鐵路世紀」(Railway Era)。更由於其時銀行採行低利政策，鼓勵了鐵路的大舉投資和鐵路證券的大量投機，發展的「鐵路熱狂」(Railway Mania)，由此而引起經濟界相關各部門的連帶急速發展。英國從一八四四年實施管理金融的「畢魯法案」以後，一八四七年又曾發生金融風潮，銀行法案且一度停止。次年開始，金融經濟逐漸走上正軌。又自此時起，英國開始她的經濟自由政策，格萊斯登逐步的削減關稅，國際間貿易漸漸的發達與通暢。在法國，經過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後，銀行制度顯露破綻，私有銀行不能立足，法蘭西銀行乃挺身而出，着手建立她的健全金融基礎。貿易和生產也都迅速的增加。正值此時，新大陸的西海岸發現金山，淘金熱(Gold Rush)進入高潮。世界握有的黃金，本自一八〇〇年至一八四七年數量甚為平穩無甚增減，但從一八四八年起始大量增加。這一增加，對於物價和經濟整個趨勢的發展，也會發生決定性的作用。由於幾種因素的合併，於是遂發為一八四九至一八七三間二十四年在盛衰大循環(Konjunktur Cycle)中的空前繁榮。由幾方面看去，一八四八年無疑在經濟史上也是一個異常重要的樞紐年。

但是，這一年中，比起政治上經濟上的新轉變更為重要的一件新發展，乃是在經濟思想上，發生了重大的分歧。正統派的聖勒以其一部重要著作(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於是年間世；同時，社會主義者的馬克斯和恩格斯亦以其重要的「共產主義宣言」正式和世人謀面。前者為繼承前人之衣鉢的工作，後者則為開闢新疆土的工作，所以後者遠較前者為重要。在一百年以前的今日，一個流亡英國僅僅二十九歲的年青猶太人，憑藉他如炬的目光和尖銳的腦力，正當資本主義制度發揚光大的時候，即已對社會提出警告；正當資本主義制度一帆風順所遇無阻的時候，他已揭示了它在制度上的破綻，它的潛伏着的危機，以及未來的經濟制度社會發展必須採取和抉擇的方向與途徑。馬克斯和恩格斯在這一本除去聖經以外被翻譯為最多種文字的一個文件裏面曾作出種種預言，他們預測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面，經濟的力量和資本必將日趨於集中

；獨佔的勢力亦將逐漸強大，且在資本主義的私營企業制度之下，並將無可避免的發生商業循環和經濟的一盛一衰，製造大規模的與週期性的失業。在經濟衰落與發生大批失業的期間，人們對產品雖有殷切需要，生產出來的消費品雖亦尚有過剩，但是徒因購買能力削弱，以致產品山積不身推銷，而多數的人却又在凍餓交迫之中討生活。這就是所謂「豐年而有飢饉」的現象(poverly amidst abundance)。所以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制度雖為人類進下物質生活方面的改善，但另一方面它却又為社會帶來禍根。制度的或社會主義的社會。這許多的預言，經過過去一百年的體驗，已經充分證明它一無虛妄。在「共產主義宣言」裏面馬基的十大主張之中，例如主張設立國家銀行，集中由國家管理貨幣與信用；例如主張一切交通事業由國家集中管理；例如主張人人有工作，工農有工會組織；例如主張農村與城市須和衷共濟，避免城鄉的對立；又例如主張擴充政府經營工業及握有生產工具的範圍，改良土壤開闢荒地等諸項，大部分都已是今日欲實行社會主義者所必欲達成的目標了。其餘例如主張實行加速累進的所得稅；例如主張取消個人的遺產權利；例如主張實施義務教育等諸項，就是在近代的資本主義制度下面，也已一部分或全部的實現了。這一部經濟思潮上的重要文獻影響之大實是驚人的。此一文獻的出世，更無疑使一八四八年成了一個歷史上重要的樞紐之年。

惟一九四八年的動亂革命，尙和一八四八年者異趣。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主要是一個政治的革命浪潮；然而一九四八年的革命，則主要是一個經濟的革命浪潮。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是一項統一與民主運動的爆發；然而一九四八年的革命，則是「民族革命」(民族爭取獨立自主)和「社會革命」(無產階級向既得權益的統治挑戰)的兩項運動的合流。這乃是新時代革命運動的特色。一八四八年以法國為中心而掀起的革命運動，歷史家曾留給它兩個重要的課題去做，其一是：經革命統一與民主之後的各個民主國家，究竟能不能和平共處？另一是：政治民主之後，可否即能由政治民主之引導而獲得社會的和經濟的民主？這兩個課題，經過百年試驗結果，我們不得不承認還沒有答到夠上及格的分數。一百年不是一個短時期，在這一百年中間，人類的經濟生活不是沒有改進，但是到了今日，純粹政治以實現經濟平等已顯然是力量脆弱途程遼遠；而且，在自由制度的下面，經濟的動盪不定和多數失業更苦無法解除，社會已殷切的需要另外一個革命運動來補充它和改造它。一八四八年的「共產主義宣言」，雖則是吹醒社會迷夢的一支角號，但是「共產主義宣言」並沒有在當時發生若何具有真實性的作用；它並沒有參加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它更沒有對那次的革命發生什麼見解的影響。雖則「共產主義宣言」德文原本不久便已傳播到歐陸各國並被譯為各種文字，但是正式的英譯本却是遲至四十年以後方才印行。因而，這一項革命思潮對於世界真正發生作用，還是到了本世紀方才開始，更可以說，直到一九四八年它才確實的演假而成為一個革命的巨潮。如今，巨潮的一個大浪已衝向大西洋邊，它的另一個大浪，亦已打到太平洋岸。仍在向外伸展中。這個新的革命運動，既不需斯大林或莫洛托夫也不需「國際第五縱隊」更不需各地的共產黨武力去促成它。沒有蘇聯，沒有斯大林莫洛托夫，沒有共產黨，沒有共產主義，如今日的這個革命的巨浪，仍將波及全球，所向披靡。亦猶之在一八四八年，即使沒有法國革命作為導引線，政治革命仍將遲早發生者相同。這是因為它已是人類歷史中的一個節目，它是人類歷史過程中所必須經過的一段歷程。不管你喜歡它或不喜歡它(like it or not)都沒有關係，它是終將臨到人的頭上的。或許，第三次世界

大戰可能發生（我不同意今日許多人的意見認為第三次大戰短期內定將爆發的看法）。然而即使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戰後的局勢也不會再向回頭走，它只有更加速的走向這一個已定的方向。不容你不硬着頭皮的去迎接它。

有的人也許要扭着心思，唯恐「經濟的民主」加到頭上之後，不免要犧牲一部分的「政治的民主」，甚至「政治的民主」全部被其剝奪。這種擔心是不必請的，因為政治的自由和經濟的平等本來就不是生就的不能兩全。馬克斯的真正信徒不僅主張實現「經濟的民主」，他們尤其迷戀於「政治的民主」。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意志依然為所珍惜。在「宣言」中馬克斯和蓋格爾曾經說：「……我們不是那些共產主義者之必欲毀滅個人的自由……我們沒有為獲得平等而犧牲自由的願望……」他們雖然鼓吹的是無產階級專政，但他們所願見的農工階級，仍然需要「自尊感」和「獨立意識」。「自尊感」和「獨立意識」認為比「日常生活必需的麵包還來得重要些」。故而他們自命其革命運

# 美蘇關係的現在與將來

蔣學模

兩個月以前，曾聽人提及一種頗為流行的看法，認為柏林危機之所以遲遲不能解決，因為蘇聯在等待美國大選的結果，美國總統競選揭曉以後，美蘇關係或好或壞，便可趨於明朗化。

現在杜魯門競選勝利已過去了一個多月，美蘇關係依舊未脫離泥帶水的冷戰階段。美國與蘇聯之間，既沒有即將變冷戰為熱戰的象徵，也沒有言歸於好的趨勢。兩國在聯合國的代表雖然爭吵得面紅耳赤，甚至指名道姓地互罵對方為侵略者，但那些希望美蘇戰爭爆發的政府，仍不免覺得他們的希望愈來愈遙遠；同時，美蘇兩國雖然還不像會真刀真槍地打起來，但深恐他們自己的國土淪為美蘇戰場的歐洲國家，仍不會完全消除他們心中的疑懼。在可能預見的將來，美蘇關係依舊是一個拖的局面，不會發生戰爭，也不可能恢復大戰期間那樣的和好合作。

為什麼呢？

首先讓我們看一看美蘇兩國為什麼打不起來的理由。

兩個國家之間戰爭的發生，其先決條件，是至少有一個國家覺得有戰爭的需要，覺得它與對方的爭執，已達到非用戰爭來解決不可的程度；同時，需要戰爭的那個國家，至少在主觀上得認為它有必勝的把握。美蘇戰爭不會發生，也應該從這種角度去了解。

先說美國。美國人民之不要戰爭，可以從杜魯門連任這一點上看得很明白。杜魯門要派文遜赴莫斯科談判的企圖雖然並未實現，雖然他這個企圖可能並非出於誠意而僅僅是選舉前的一種政治姿態，但這種姿態的確幫助了他的競選勝利。美國人民覺得他與杜威相較，杜威是更接近戰爭的，所以他們寧願捨棄精明幹練的杜威而取平庸軟弱的杜魯門。美國人民之不需要戰爭，是一件很明白的事情，徵兵法案生效前美國青年的結婚狂，便是一個有力的旁證。

單是人民不需要戰爭並不能保證戰爭的不發生。歷史上儘多統治者不顧人民的意願

動為一個「贏得民主的戰爭」，不為無因。甚且，他們認為採取和平手段以達到社會主義，即使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亦並非絕不可能之事。戰事只有在反動勢力壓制下方能產生，正如逆流與主流之沖盪方激為浪花一般，否則戰爭並不是達到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所必經的道路。

生為這一個時代中的人們，可謂生不逢辰達到這樣的災難與苦痛。我們一面覺得不幸，但是人人在這時候，却應該一則以懼，亦一則以喜。因為幸而你不被時代的巨浪所捲去，你便可以親眼目睹的瞻着時代的巨輪更轉進一個新的世紀。在驚風狂浪之中，我們需要特別鎮定的冷靜的，去迎接這一個新的時代降臨人間。它將要普被着生降福於全人類呢？或是將為全人類帶來更多的災害苦難？我們無法預知，不便妄測。不如留待百年以後，讓那時的歷史家們再來替我們下斷語好了。

發動戰爭的前例。那末讓我們且來看看美國所謂統治階級的大企業家對美蘇戰爭的態度。

美國大企業對戰爭的態度是分歧得很厲害的。大企業之一的石油業是確定地不要戰爭的，因為美國石油業在戰後對中東油田曾投下極大量的投資，美蘇戰爭一旦爆發，石油業在中東的投資便將全部損失。石油業出錢創辦的「U.S. News & World Report」週刊，這兩年多來一向反對戰爭，從未登載過一篇鼓勵美蘇戰爭的文章。其它和平工業的大企業家，他們對蘇聯和共產主義的確深惡而痛絕，但對戰爭却還是不想要的。「華爾街週刊」兩個月前曾登載過一篇文章，說是在二次大戰的後半期，美國的戰爭費用，每天平均要二十億美元，下次戰爭即使以二次大戰同樣的規模進行，在目前通貨膨脹的狀況之下，每天的戰費也非四十億莫辦。假如下次戰爭不能在兩年以內結束，僅僅軍費一項，便可以使美國的國民經濟崩潰。這一篇文章頗足看出華爾街對戰爭的疑懼。目前在美國吹動戰爭的號角的，僅是軍火商和飛機製造商那一批靠擴張軍備賺錢的人。但即使這一批人，也只想以聳聽的危言刺戟人民，讓國會可以通過龐大的軍事預算，使他們可以源源不斷地得到政府的軍備定單，對於實際的戰爭，他們並不如二次大戰那樣歡迎，因為二次大戰，美國本土不是戰場，軍火商可以坐享戰爭利潤，但美蘇戰爭假如爆發，美國即使可以不遭受陸上的進襲，空中轟炸是免不了的。戰爭雖可以使他們賺到更多的錢，但他們本身的生命財產却並不安全。

說到這裏，為了公平，我得兜回頭來補充幾句話。美國現在究竟還是一個民主國家，這次大選尤其可以證明大企業家究竟還不能一手遮盡天下耳目。違反人民意願的戰爭，別的國家的統治者或許易於發動，美國的統治者現在却還沒有這個力量。即使上面的論據都不成立，即使承認美國的統治階級是需要戰爭的，而且他們有力甚可以不顧人民的意志而向蘇聯開戰，美蘇戰爭還是不會發生的。

為什麼呢？因為一個國家要不是被迫應戰，則在開戰以前，它至少在主觀上得認為自己已有必勝的把握，而美國現在却並沒有這種主觀的勝利信心。那些寄希望於美蘇戰爭的人，相信美國在對蘇戰爭中可以必勝，他們那種信心的唯

一理由，就是因為美國擁有原子彈。美國國內也有一小部份人持這種見解，如 Alsops 兄弟之流，認為只要投一百顆原子彈到蘇聯各大工業城市，便可以使蘇聯屈膝求饒。但這究竟僅是極少數人的狂妄見解。美國政治評論權威李普曼不是這樣看法，美國軍事分析權威鮑爾溫也不是這樣看法。

李普曼和鮑爾溫都反對所謂「預防性戰爭」(Preventive War)，他們認為美蘇戰爭的結果，只能造成兩敗俱傷。他們的理由是：(一)戰爭一旦爆發，蘇聯陸軍可能在一個月內席捲西歐，而美國在道義上決不能在西歐用原子彈；(二)蘇聯的新工業中心在西伯利亞東部和馬拉爾區已成形，美國對那些地區沒有航空地圖，要投原子彈也找不到目標；(三)蘇聯戰後的戰鬥機有長足的進步，美國轟炸機在未到目的地以前便將被擊落；(四)蘇聯有沒有原子彈雖尚在未可知之間，但蘇聯在飛彈和生物戰爭的研究方面一向並不比美國落後，美國本土將受到慘重的報復轟炸，殆為意料中的必然結果；(五)共產主義是一種思想，歷史上尚未有能以戰爭撲滅一種思想的前例，即使蘇聯戰敗，共產主義將繼續存在。共產主義的溫床是貧窮和不安，而戰爭正是貧窮和不安的泉源。要阻止共產主義這一套政治經濟體制的擴張，只有用另一種政治經濟體制去對付，那就是在西方民主國家本身內部達成政治平等和經濟繁榮。

美國國務院的作風，雖然與李普曼和鮑爾溫的觀點尚有距離，但從它的援歐計劃，西歐聯盟，北大西洋安全體制等等措詞上，可以看出美國在軍略上還沒有越出防禦的範圍，同時也還沒有喪失以政治經濟手段防止共產主義發展的信心。

美國不要戰爭，蘇聯要不要戰爭呢？蘇聯之不要戰爭，是一件很明顯的事情。第一，蘇聯在二次大戰中損失慘重，現在正在埋頭建設以求恢復元氣，決不歡迎戰爭。第二，最重要的是，蘇聯的政治經濟制度，不以戰爭作為解決國內經濟問題或國際爭執的手段。蘇聯與美國沒有爭奪市場的利害關係，幾次五年計劃的成功，使蘇聯對「一國建設社會主義」政策已具有充分的信心。據美國專家的估計，從一九二四年新經濟政策時起到德軍侵入蘇聯為止的那十五年期內，蘇聯國內的資源僅開發了蘊藏量的七分之一。那就是說，差不多在此後一百年的期間內，蘇聯還沒有向外作領土擴張的需要。

美蘇雙方既然都不想打和不能打，戰爭當然就不會發生。但不打並不是說美蘇兩國能夠言歸於好。在目前的狀況下，美蘇兩國要恢復到像戰時那樣的融洽關係，簡直比駱駝穿過針孔還要難。

美蘇和好最大的障礙，在於兩國對共產主義發展的基本認識不同。蘇聯一向認為共產主義在世界其它各國的誕生和長大，是社會進化必然的趨勢，是各國社會條件成熟的結果，非人力所可強求，因此也就與蘇聯無關。它認為在社會條件未成熟的國家，任何人為的努力都不能使共產主義發展；反之，在社會條件成熟的國家裏，任何主觀的願望都無法阻止共產主義力量的長大。作為一個以共產主義為最後目標的國家，蘇聯承認對世界其它國家的共產黨是同情，但它否認除了道義上和精神上的支持以外，曾給予其它國家的共產黨以任何物質的援助。

美國則認為世界其它國家的共產黨，尤其是歐洲國家的共產黨，都是蘇聯的輸出品。它認為其它國家共產黨的發展，都是蘇聯直接間接援助的結果，都有蘇聯的「第五縱隊」在後面支持着。基於這種認識，美國直指西方世界共產黨勢力的擴大，就是蘇聯的「擴張」和「侵略」，蘇聯認為這是一筆「隔壁賬」，決不能糊裏糊塗地承認下來。美

蘇關係優待的基本原因，便在於此。

基本原因已如上述，再來看美蘇在具體事件的爭執上有沒有和好解決的可能。美蘇爭執中，與世界和平關係最大的，是原子能管制問題。這個問題初初一看，似乎僅是一個程序先後之爭；蘇聯主張先銷毀美國已有的原子彈然後再由國際機構實施普遍的原子能管制，美國則主張先實施普遍的原子能管制再銷毀原子彈。這個問題表面上看雖似簡單，實際上却最明白地表現了美蘇間互相的猜疑。蘇聯覺得你先把我的工業秘密探聽了去，假如你忽然翻臉不肯銷毀原子彈，我對你怎麼能辦，豈非白白洩漏了我的秘密？美國覺得假如我先銷毀已有的原子彈，假如那時你不肯聽從國際機構的管制，我又能對你怎麼樣，豈非白白損失了已經製造好的原子彈？

除了程序先後以外，關於原子能管制的實際範圍，美蘇間也分歧得很厲害。美國主張不但要管制原子彈的製造，而且凡是應用原子能的工業，也一律應該置於國際管制之下，因為和平用途的原子能，很容易轉變為軍事用途。蘇聯則認為和平用途的原子能不應由國際管制，並舉出例證說，假如蘇聯的鐵路交通應用原子能，而由國際機構來管制蘇聯的鐵路，豈不成了笑話。這一點上的爭執比程序問題更重要，所以蘇聯最近雖然不再堅持要先銷毀原子彈，而美蘇對原子能管制的意見仍難趨於一致。

美蘇爭執的第二個重要問題是柏林問題。這個問題表面上似乎也是一個程序先後之爭。美國主張蘇聯先解除柏林的交通封鎖然後再取消西德馬克在柏林的流通，蘇聯則主張通貨問題應與封鎖問題同時解決。其間似乎並沒有不可協議的理由。但實際上，柏林問題僅是整個德國統一的一個表現，而在整個德國問題上，美蘇間的意見就分歧得厲害了。蘇聯主張應立即商談德國統一的問題，德國重工業中心魯爾區應置於四強的共同管制之下，而美國則已把西德劃為馬歇爾計劃區內，把魯爾看作援歐計劃的靈魂，對商談德國統一問題顯然不感興趣，對蘇聯參與管制魯爾區更難接受。

再來看朝鮮問題。朝鮮現在已分為南北兩朝，北緯三十八度以北，是蘇軍佔領區的北韓人民共和國，以南是美軍佔領區的李承晚政府，美國要求聯合國承認李承晚政府是朝鮮唯一的合法政府，蘇聯則指責李承晚政府是槍桿逼追下的選舉所製造的政府，要求聯合國承認北韓政府。蘇聯佔領軍已自北韓撤退，要求美軍也同樣撤出南韓，美國則認為撤退佔領軍的時機還沒有到，將應「南韓政府之請」繼續留駐。美蘇認為南韓的叛變事件是蘇聯製造的，蘇聯認為這又是一筆「隔壁賬」。

以上所舉的三點爭執，僅是美蘇爭執中的笨笨大者，但由此已可看出，在目前的狀況之下，美蘇間要恢復和好的關係，決不是一件輕易或短期內可以達到的事情。

三

美蘇間既不會訴諸戰爭也不會言歸於好，則目前這種拖的局面，顯然還要延續下去，所謂冷戰一時還不會終止。實際上，看美蘇雙方的作為，大家都在着力於鞏固自己勢力範圍內的力量，國際局面不論口頭上爭吵得如何厲害，事實上是一個小休的靜的階段。這種拖的局面當然不能永遠維持下去，恆久不變。但這種變，却必定要等到美蘇雙方或一方的基本國策有改變的時候才會實現。

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得不特別注目於美國，因為蘇聯的國策實在看不出有變的象徵或可能性，蘇聯的基本國策是根據馬列主義的全部理論訂出來的，除非馬列主義路線有改變的必要，蘇聯的基本國策決不會變，政治人物的更迭對蘇聯國策的影響很小，所

以關於蘇聯的變，現在看來實在太渺茫，很難有什麼可說的。但美國却不同了。美國不但換一個總統或換一批國會議員可能引起國策的改變，即換一個國務卿，對政策的影響也不小。所以美蘇關係的變，有待於美國的多，可待於蘇聯的少。

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的本質，是由它的內政政策決定的，美國當然也不是例外。美國對蘇政策的變，得看美國國內的經濟政策是否能維持下去，假如能維持下去，則對蘇關係還不會有變的需要，假如維持不下去，則國內經濟政治政策一變，對蘇關係也將隨之而變。

所謂變，當然有變好與變壞兩種可能性。美國現在的經濟政策，是以對外貸款（實際上差不多等於贈送）和龐大的軍費來製造購買力，憑藉這種購買力來保持高度的就業水準和緩性通貨膨脹的假繁榮。在政治上，為了抑制勞工對通貨膨脹和實際工資減低的不滿，便以塔虎脫、哈特萊反勞工法案那樣的手段來鎮壓。當這一套辦法行不通的時候，從變好的方面想，假如那時美國的進步勢力已經成熟，便可能一個圈子兜回來，大致

# 中國的危機及其將來

拉鐵摩爾

拉鐵摩爾 (Owen Lattimore) 曾在中國經商並執教多年，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間，他是蔣總統的顧問，現在是美國霍普金斯大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國際問題的教授，對於遠東（特別是中國問題）瞭解極深，為美國著名的遠東問題專家。本文發表於本年十二月十二日的 *Milwaukee Journal* 上，其中對於將來新中國的推斷以及美國對華新政策的獻議，都是極值得我們玩味的，特譯出以饗讀者。

從華盛頓看來，中國像是一個災難、戰敗、和令人氣餒的奇蹟。中國是美國對外政策裸露着的側翼。在西歐各國，具有民主制度和充份發展的工業以及資本主義企業和政府管制經濟混合的體制，美國的政策是緊隨着這些國家的利益，這些國家也可以作為美國的同盟者。

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地區像美國那樣大，人口比美國還要多；但現代化的工業還不如第五流的歐洲國家，南京的中國政府沒有民選的代表，沒有民主的制度，所謂「憲法」也祇是紙上的空談。

一個衰弱的人，祇有在同一血型的條件下，才可以用輸血來拯救。歐洲的經濟很像美國的類型，將可由美國經濟的輸血而得救。但中國的血型却完全不同，我們永不能使對華的經濟政策超過了賑災的水準，我們已經發現我們自己在使中國超過其農業或工業能力的嘗試中，業已完全失敗。

復興中國經濟希望的幻滅和促進中國政治改革屢次的失敗，使得我們發覺我們實際的政策，已經減為僅使中國的人力成為阻止中共和蘇聯政治影響蔓延的炮手。

現在，軍事政策也已經同樣破產，美國在中國完全裸露，美國甚至不能利用聯合國作為箭鏢，因為美國自己已有責任使其對華政策完全脫離聯合國途徑。

因此，全世界對於國軍修改的反響是：華盛頓比南京更首肯，他們不相信這就是說美國對歐政策將要同樣失敗，但他們認為這是美國實力有限的明證。

但華盛頓並不掩飾其對華政策和國際威望受到雙重挫折的嚴重性。像杜魯門總統和馬歇爾國務卿在協商之後所採取的拒絕援蔣的態度，跟從前羅斯福總統援助蔣的急

上仍走羅斯福的新政舊路，以創造和平工業的就業機會和提高勞工的購買力來解決國內的經濟問題。那時，白宮和國會的主人不是華萊士和華萊士所領導的進步勢力，美蘇關係便可恢復戰時的那種融洽，西方世界與東方世界的鴻溝將大大縮短。反之，從壞的方面着想，假如當美國現在的內政局面已證明無法維持而美國的進步勢力還求長大的話，華爾街，軍人集團便將更進一步在內政上加強對人民自由的剝奪和對勞工的鎮壓，企圖以政治手段壓制人民對經濟的不滿，在對外政策上將更反共反蘇，企圖以對外事件來分散人民對內政不滿的注意。那時，美蘇戰爭便真的接近了。歷來統治階級在發動非自衛性的戰爭之前，第一步一定先對付它國內的人民。所以假如當美國走上法西斯主義的道路的時候，第三次世界大戰更接近了一步，但以美國人民在這次大選中所顯示的力量來看，美國變好的可能性，是比變壞的可能性大得多。

上述種種，只說明了一些基本趨勢，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國際關係戲劇化式的改變時代已過去了。國際關係的演變將由政治經濟的趨勢來決定，美蘇關係亦應作如是觀。

這做法絕不相似，這是一種相當兇惡的現實主義的做法。這種新的和清醒的現實主義，絕不能被誤解為失敗主義，它祇是冷靜地考察我們對華政策失敗原因的開始。

馬歇爾國務卿以及國務院內的中國問題專家，從頭開始就已承認中國是太大了，缺乏交通設備和現代化的政治經濟組織，致使美國控制中國不能成功。除此以外，某些國務院人士還十分審慎地暗示說，基於同樣的理由，蘇聯也不能踏進並「佔領」中國。對於樂觀地相信中國確能繼續永遠作為一個砲手（如果美國能給予槍砲並稱之為英雄的話）的呵責，現正集中在第八十屆國會內像明尼蘇達州眾議員周以德 (Walter H. Judd) 之流的煽火者 (fire breather) 以及宣揚武力外交的報紙上。如果不是由於他們作祟，馬歇爾國務卿一定可使美國的權益和威望不致如此深重地捲在國民黨崩潰的泥濘中。

在「現在我們能做些什麼」的問題上，第一樁大事就是剷除已經破產的軍事干涉政策。這種政策不論是增加對政府的緊急援助，或是將美援移向另一個的替身，都是離開了救濟的願望。

今日中國戰局的明顯特徵是：國民黨軍隊及其政府機構的急劇崩潰比中共的驚人力量更加重要。

從很久以前開始，中共武器補給的主要來源，就是從國民黨軍隊中來俘獲美國裝備。約在兩個月以前，南京政府好幾個完整的軍備帶着美式的武器配備和大批彈藥的投降，更加常見了。單在東北，就至少送掉了三十萬人，而美國裝備損失的數量據估計就超



# 平津短兵相接·京滬山雨欲來

觀察特約記者

## 戰局政局 瞬息萬變

（觀察南京通信）

到戰局瞬息萬變之際，我們對於戰局政局的觀察，必須從國際形勢入手。目前國際形勢之複雜，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在歐戰爆發後，各國之利益衝突，日益明顯。在亞洲，日本之侵略行徑，已引起國際社會之廣泛關注。在遠東，中國之抗戰，已進入最艱苦的階段。在國內，各派勢力之消長，亦在不斷變化之中。總之，戰局政局之發展，充滿了變數，我們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惕，密切關注事態之發展。

最近戰局之發展，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平津之戰，已進入最激烈的階段。敵軍之進攻，已深入腹地。我軍之抵抗，亦極為頑強。目前，平津之戰，已進入到了短兵相接的階段。敵我雙方，在平津一帶，展開了激烈的拉鋸戰。目前，平津之戰，已進入到了最關鍵的階段。敵我雙方，在平津一帶，展開了激烈的拉鋸戰。目前，平津之戰，已進入到了最關鍵的階段。

平津之戰，已進入到了最關鍵的階段。敵我雙方，在平津一帶，展開了激烈的拉鋸戰。目前，平津之戰，已進入到了最關鍵的階段。敵我雙方，在平津一帶，展開了激烈的拉鋸戰。目前，平津之戰，已進入到了最關鍵的階段。敵我雙方，在平津一帶，展開了激烈的拉鋸戰。目前，平津之戰，已進入到了最關鍵的階段。

平津兩地，短兵相接。敵我雙方，在平津一帶，展開了激烈的拉鋸戰。目前，平津之戰，已進入到了最關鍵的階段。敵我雙方，在平津一帶，展開了激烈的拉鋸戰。目前，平津之戰，已進入到了最關鍵的階段。敵我雙方，在平津一帶，展開了激烈的拉鋸戰。目前，平津之戰，已進入到了最關鍵的階段。

平津兩地，短兵相接。敵我雙方，在平津一帶，展開了激烈的拉鋸戰。目前，平津之戰，已進入到了最關鍵的階段。敵我雙方，在平津一帶，展開了激烈的拉鋸戰。目前，平津之戰，已進入到了最關鍵的階段。敵我雙方，在平津一帶，展開了激烈的拉鋸戰。目前，平津之戰，已進入到了最關鍵的階段。

平津兩地，短兵相接。敵我雙方，在平津一帶，展開了激烈的拉鋸戰。目前，平津之戰，已進入到了最關鍵的階段。敵我雙方，在平津一帶，展開了激烈的拉鋸戰。目前，平津之戰，已進入到了最關鍵的階段。敵我雙方，在平津一帶，展開了激烈的拉鋸戰。目前，平津之戰，已進入到了最關鍵的階段。

平津兩地，短兵相接。敵我雙方，在平津一帶，展開了激烈的拉鋸戰。目前，平津之戰，已進入到了最關鍵的階段。敵我雙方，在平津一帶，展開了激烈的拉鋸戰。目前，平津之戰，已進入到了最關鍵的階段。敵我雙方，在平津一帶，展開了激烈的拉鋸戰。目前，平津之戰，已進入到了最關鍵的階段。

最近戰局之發展，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平津之戰，已進入最激烈的階段。敵軍之進攻，已深入腹地。我軍之抵抗，亦極為頑強。目前，平津之戰，已進入到了短兵相接的階段。敵我雙方，在平津一帶，展開了激烈的拉鋸戰。目前，平津之戰，已進入到了最關鍵的階段。

平津兩地，短兵相接。敵我雙方，在平津一帶，展開了激烈的拉鋸戰。目前，平津之戰，已進入到了最關鍵的階段。敵我雙方，在平津一帶，展開了激烈的拉鋸戰。目前，平津之戰，已進入到了最關鍵的階段。敵我雙方，在平津一帶，展開了激烈的拉鋸戰。目前，平津之戰，已進入到了最關鍵的階段。







# 撲朔迷離的太原戰局

季明

(觀察太原通信)

在共軍秋兩次攻勢中，堅持最久的，當然要推太原了。這座歷史名城，經過兩個多月的炮火洗禮，居然還「屹立無恙」。以濟南、錦州、瀋陽、徐州之重要，猶不免相繼淪陷，太原彈丸之地，何所恃而久守？是徐向前拙於攻堅呢？抑或還有其他因素？此中三昧，由局外人視之，真不免有撲朔迷離之感。

## 自我得之

也許有人懷疑，這中間又有什麼「默契」？這種想法，若以三年前而論，離事實並非太遠。但就今日大勢說，便不免是「想入非非」了。中傳的「果其詭譎」，然今日大局之變，豈關氏那套理論所能「望」？以三民主義之「博」，資本主義之「萬一」，則隨時代而「沒落」，固宜然。何況共軍既欲奪取全國政權，如關氏者，自不容「送秋波」，其對方不「受何」！因此，一個月來，閻氏似有一「必死」之志。

我們可於下列事實見之。第一，太原城內已發動一民衆總動員，男子十八歲至三十五歲，編為甲級參戰隊，五歲至十歲編為乙級參戰隊，四十七歲以上，十七歲以下編為助戰隊。此外，尚有婦女隊，兒童隊，由省委派總動員委員會，其通令，亦由該會發出。第二，該隊所負任務，多為「長距離炮戰」，且「無一不素」。第三，太原城內，復次「大動員」，太原城內，復次「大動員」，太原城內，復次「大動員」。

## 何所恃而守

當然，以閻氏的老謀深算，既倡「守」之說，必有其「守」之理由。太原城內，復次「大動員」，太原城內，復次「大動員」，太原城內，復次「大動員」。

## 疲勞攻勢

然而，共軍亦有攻卷十二期，即已指出共軍對太原，係「一攻一守」。對太原，係「一攻一守」。對太原，係「一攻一守」。

## 一線生機

今日全國大局，均在「一線生機」中。太原城內，復次「大動員」，太原城內，復次「大動員」，太原城內，復次「大動員」。

## 瓜熟蒂落

今後太原之出路如何？一般多引長春為鑒，所不同者，即長春並無激烈戰事，太原則時攻時輟耳。

## 水到渠成

然則太原將以何種姿態易手？識者以為當視空援程度而定。目下城內軍需尚非急迫，然貯糧有限，極易造成人心之虛軟。共軍最善利用時機，淖馬守軍師長趙某之叛變，即為實例。

目前增援太原資者，約有三處：一為寧夏，一為華北，一為陝西。寧夏方面，即以前之海軍部，亦遠較西安之東。海軍部，亦遠較西安之東。海軍部，亦遠較西安之東。



# 人 像

范 泉

## 上 篇 女

戰爭的砲火把她從故鄉，從自己的村莊，從父母的懷抱裏逼出來了。

那時她祇十二歲。她有一雙粗糙的手，一條黃細的辮子，一張輪廓清晰，然而却是營養不良，瘦削而灰白的臉。小時候，從開始走路的那天起，鴨綠江的水花映在她的眼裏。整整的十二年，她在鴨綠江的邊岸上呼吸，工作和遊玩。她的爸爸曾經拾起岸上的磚石，拋到水裏，在金色的陽光裏騰起了燦爛的水花。這在鴨綠江的邊岸上，在那樣的微笑裏，在她父母的微笑裏，在北國的高梁田園的微笑裏，她茁長得很出奇：那樣的肥美和健實。雖然她的工作是那麼勤苦，幫助她的爸爸到田園裏收割，幫助她的媽媽帶領她比她小了五歲的弟弟，在家裏幹着一切粗細的家務，到外面替鴨綠江的板車，與弟弟到市鎮上去做買賣，然而她卻活潑地工作着，她像一棵野草似地，平靜而愉悅地茁長起來了。

是的，她茁長得肥滿而健實。但是，在她十一歲的那年，黃柏甸子被東洋人佔領了。高麗人佔有了他們的村莊，吞沒了他們的財產，把他們像牛馬一般地奴役着。整整的一年，她的爸爸被折磨得死去。於是陪伴着饑餓和眼淚，她和弟弟，跟隨着母親，別離了鴨綠江的水花，留戀不捨地，像一羣被逐的野狗，流浪到了瀋陽城。

瀋陽城，一個繁華而荒唐的都市。一面是饑餓與哀豪，一面是歌舞與享受。而她們，就在這惡夢裏到處被追逐。她們沿街乞討。最後，爲了母親和弟弟的饑餓，她被賣在一家富商的家裏，做了婢女。

然後是「一九一八」的砲聲。「七七」的事變。「八一」的戰務。戰務像燎原的火，迅速地蔓延。她跟隨了她的主人，從瀋陽，北平，上海而遷移到重慶。這期間僅僅和她母親通過一次信，知道弟弟已經被

日本飛機的炸彈炸死，母親在瀋陽的一家豆油廠裏工作。此後，鴨綠江的水花和她距離得愈來愈遠了。而她自己優裕的生活，把她母親的影子，漸漸地沖淡，漸漸地在她的頭腦裏隱埋得模糊了。

在這一連串的年月裏，她的生活的漩渦，起了一次巨大的轉彎，把她從一個鄉村的小姑娘，改變成一個善於修飾，會得撒嬌，沾染了都市貴婦人在社交場合裏應有的一切舉止和習慣。是的，她在這個豪華的家庭裏，已經不再是一個婢女，而是一個十歲的少奶奶，那富商兒子的「事實上」的太太了。

說起富商的兒子，他是法國留學生。他在法國研究的音樂，但回到祖國來，却做了外交官員。他的原先的太太是舊式的婦女，不善交際，小脚，外表臃腫而粗笨，而且不會生育。她和眉目清秀，正在青春期的婢女比起來，當然是引不起這位音樂家和外交家的興趣。於是他教育他的婢女，把她裝扮得花枝招展，燙髮，高跟鞋，滿臉的脂粉，脣膏，畫眉，染腳趾，跳交際舞，還能說幾句漂亮的法語和英語。那原來一雙粗糙的手，在法國化妝品的不斷的浸潤裏，變得白嫩而高貴。瘦削而灰白的臉龐，也變得光潤而豐腴了。無論在汽車裏，沙發上，宴會的座席旁，她發出爽朗的笑聲。而人們諂媚的笑聲也包圍着她。她忘記了一切。忘記了在工廠作工時，忘記了被炸彈炸死的弟弟。忘記了被高麗人折磨的爸爸。忘記了被炸彈炸死的一切。忘記了鴨綠江的水花了。

而當她生了兒子，喫滿月酒的一天，剛巧又是宣告勝利的一天。祝賀的賓客像潮水一般地湧進來。他們祝賀雙重的喜。她用爽朗的笑來應答着。一個月以後，飛機把他們帶到南京，迎接的人像潮水般的湧進來，她用爽朗的笑來應答着。第二年，爲了便利經營一個半官性的公司，她在上海遷入新居，從別克汽車裏出來，賀客已經填滿了屋子。她用爽朗的笑來應答着。但是，賀客在徐州的邊沿燃燒的時候，她的笑容立刻收斂了。那時候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們剛在準備作逃避的「旅行」，而她自己已經爲了保全她的資產，她的唯一的兒子元和她自己自己的享受，帶了大箱和小篋，慌亂中先飛到了香港。

在香港，賀客湧進了她的大廈，開了一次慶祝喬遷的「派對」。她又用爽朗的笑聲來應答朋友的祝賀。那天晚上，她帶着歡樂的疲倦，在淡綠色的燈光下，穿了絲絨的睡衣，靠住一張大理石面的寫字台，用她肌膚白皙染了指甲的手，握住一枝玫瑰色的派克，在一百八十

磅的遺稿紙上，擬下了一個電報稿子：(一)財物與元元，已安抵港。大廈係新建，較滬寓尤精美。此間商友衆多，極可合作謀利。盼勿以國事損己，速速飛港團聚。英三旬華誕即屆，務必勿顧一切，啓程參加，切切至要。小英。

## 下 篇 女

小英的母親，最初，在瀋陽的一家豆油廠裏工作。匆匆地過去十多年，她做了補衣婦，鐵工廠裏的女傭人，一個糞車夫的助手，一家日本人家的保姆。她跟隨了主人從瀋陽遷移到了延吉。後來主人回國，她又失業了。回憶過去的經歷，真如同一場不可思議的惡夢。最初，她喪失了丈夫，帶領了孩子，離開了鴨綠江畔的田園。然而饑餓搶走了她的女兒，炸彈毀滅了她兒子的生命。她沒有家，失去了兒女的溫暖。她製了一隻喪家的狗。她在饑餓和啼哭裏捱着日子。她目不識丁。雖然她在工廠裏做着卑微的工作，但是她被剝削，她被壓榨。她僅僅用自已的勞力和血，延續了自己卑微的生命。她被任何人所輕視。她曾經不止一次地獲得了工作，但也曾經不止一次地失了業。多少次的希望曾經湧現在她的心頭，然而加倍的失望吞滅了她的希望。她在人海的波裏浮沉着，掙扎着。尤其在勝利以後，當她仍然無法獲得她女兒的消息時，生命的失望襲擊着她，幾乎使她無力再在這個人世間呼吸了。

此後，延吉籠罩在戰爭的煙火裏，她的心靈罩在眼淚的池裏。她的花白的頭髮飄在鴨綠江的高梁地，和她惟一親生的壯健的女兒。她相信她的女兒一定是成長得更壯健，更有活力，更能夠刻苦耐勞，更會做活，就像她自己年青的時候一樣。而且她更相信，她的女兒一定像她一樣地想念着她的母親。一多少年來，她向自己訴說，「我的眼淚流着，我已變成一條眼淚的河啊！」的確，她的感傷的心已經變得那麼的脆弱。

但是，第三次的世界又變了。大批的青年人湧進了延吉，大批的青年人又從延吉湧了出去。僅僅在幾十天的時間裏，她又獲得了工作。她在一所托兒所裏做了保姆。她獲得了合理的報酬。她獲得了人們的尊重。精神上的安慰使她不再有感傷。她進進了學校，她混在年青人的羣裏。幾個月後，她的臉上浮現了笑容，她開始發出爽朗的笑了。她不再蒼老，她變得年青了。她從延吉又回到瀋陽，在瀋陽的一所更大的托兒所裏工作。孩子們的笑沖淡了她對於自己女兒的懷念。她懂得進步。她懂得不斷地學習。她的思想已經不再固在一個狹小的籠裏，她把更多的托兒所裏的孩子看做是自己的兒女。她有了生活的目標和希望。她活了。她做了一個真正的「人」了。(一九四八年作)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一〇一號  
發行所：觀察社  
地址：上海(5)北四川路九七二號  
訂閱價目  
一次先收金圓三十元  
半年收金圓十五元  
北航空版發行所：上海南京路五二二號  
華北航空版每册售二元  
本埠分銷處  
五州書報社